

在叶挺独立团当过兵的我曾参加自卫反击作战。连队六名年轻战友光荣牺牲了,当年安葬在了广西。前年的国庆节,老战友李兴从河南新乡来上海带孙子。相聚时,李兴告诉我,他去广西宁明烈士陵园祭扫战友,发现连队牺牲战友的墓碑上,除了张相钦和李文辉两位战友有遗照外,另四位战友只有文字介绍,没有遗照。我回忆起当年战事紧张,牺牲的战友被安葬在侍浪乡山坡上的简易公墓,长方形的土堆墓前插着一块木头,上面写着烈士的姓名。1985年,临时公墓迁址到宁明县那拉山上,新建的烈士陵园松柏苍郁、绿树成荫,每个烈士都立了朱红色大理石墓碑。墓碑上有烈士遗照的,多为家人或生前战友所提供。没有遗照的烈士墓碑,是生前的照片找不到,留下了空白,非常遗憾。

我和李兴战友商量,一定要为牺牲战友找到遗照,请烈士陵园复制到墓碑上去,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的青春容貌。2017年时我和战友建立的微信群发挥了作用。

李兴在家里翻箱倒柜寻找,发现了武汉兵刘斌烈士的遗照。

我多次通过福建省永春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联系到了潘朝根烈士的兄弟,也找到了潘朝根的遗照。

王照祥烈士是永康县人,该县村庄分散在大山里,找人非常不易。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帮助下,我联系了几个家庭都对不上号。当最后确认了王照祥烈士弟媳的身份后,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我马上与烈士的弟媳添加了微信,她告诉我她哥的老母还在,就在前不久摔了一跤。快过年了,我通过微信转账1000元给弟媳,让她买点年货送给母亲表示慰问。

同是永康县的李德芳烈士的遗照也被战友找到了。烈士的父母已经去世,我与烈士的侄子添加了微信。

3个月来,寻找烈士遗照的一番曲折,一言难尽。但能找到他们的遗照,就是最大的欣慰。遗照非常陈旧,清晰度也不好,分别送当地照相馆修复后,快递或邮寄给了广西南明退役军人事务局。前年1月下旬,四位烈士遗照已经制作到墓碑上去了。该局的小农老师特地拍了照片,微信发给了我。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庞,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们身穿绿色军装,红五星、红领章象征青春火焰。我马上把照片转发给了参战战友群,大家非常高兴。见照如见人,战前举手宣誓的一幕浮现眼前。

前年9月15日,我们四个战友不远千里去湖北永康县,分别看望了烈士母亲和亲属,让亲人也看一看墓碑上的照片。去年2月17日,又前往广东陆丰甲子镇看望了李文辉烈士的母亲。老人端详着我们带去的照片,泪流满面。她说47年啦,儿子回家了。我们几个战友又马不停蹄去广西南明烈士陵园祭扫,看到墓碑上六位战友生前的遗照都全了。我们献花、敬酒、敬烟、点香、鞠躬,摸着墓碑与他们说了许多心里话,告诉他们现在祖国富强了,人民的幸福感满满,为国捐躯的战友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今年建军节快到了,我们活着的战友,再次向你们敬礼!

其实,这次“家访”目的就是了解奶疙瘩的制作。大快朵颐也不能耽误正事。男主人把奶疙瘩制作的工具拿出来,边说边示范。他拿出一个皮囊,里面有一个钉着一块圆板的木棍。把发酵过的奶子(他们这样叫牛奶)放在皮囊里,扎紧袋口,然后不停地上下用木棍打奶,目的是让奶的“精华”与水分分离。沥去水分,把沉淀物用纱布吊起来,再滴掉水分,最后把近乎固体状的精华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晒到竹席上,经过多日晾干,精美的奶疙瘩便做成了,形状各异,口味一致。

那天回去,奶奶又给我装了不少奶疙瘩。夜深人静,备课完毕,熬夜炮制我的文学作品,奶疙瘩就成了最方便也是最耐饥的夜宵。那段热衷于文学创作的日子,奶疙瘩也给了我写作的灵感。我以“奶疙瘩”为线,写了一个哈萨克族少年与汉族干部大叔的深厚友谊的故事,给了《天山少年》杂志,很快便发表了,后来还收入了《新疆儿童文学获奖作品选》。

后来,我调回上海了,古丽佳娜尔以及阿勒泰的朋友还经常给我寄新疆的土特产。古丽一定会寄她家自产的奶疙瘩,还是那个有民族图案刺绣的小包。尽管牧办企业用机器生产出各式各样包装精致的奶酪,但我还是喜欢古丽家的正宗奶疙瘩——看起来像坚硬的石头,但在温暖的嘴里,能化出独特的美味。

美食

1976年,母亲18岁,高中毕业,扎着两条大粗辫子,到离家十里地的公社林场下乡。

在母亲的口中,她下乡的地方叫“十围子王”,听起来十分神秘,像“铁帽子王”什么的。我查阅资料,才搞清楚这个字应该是“石”而非“十”。林场所在的村庄全称“石围子王庄”,意思是“被石头围起来的王家庄”。一旦把口语落实为书面语,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普通的村庄,神秘感烟消云散。

在我稀薄的记忆里,小时候,有一次,母亲骑自行车带我路过一个村庄,对我说:“这是我下乡的地方。”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环顾四周,眼前的一切像无数个北方村庄一样,乏善可陈。唯一特别的是有几处残留的石头围子,有七八米高,好像一圈城墙。秋天,阳光明媚。石头墙上的细草已经变成了枯黄色,潦草地横斜着。那是我和石围子王庄唯一一次照面。多年后,我记忆里这一小片闪光的碎片和村庄的名字对上了暗号,石围子王庄在我的脑海里忽然被照亮。我有点高兴,想:“就是它了!”

石头墙也许是齐长城遗址,也许只是一处普通的古代城墙,总之,这是个有历史的地方。不过,母亲从未想过要去她下乡的地方寻根,何况石围子王离家那么近,仿佛抬脚就能到。母亲也不热衷于讲述中发挥想象。她年轻时数学好,语文差,读小说只看情节。她下乡的故事是平淡的。

林场有很多果园。收获的季节,水果当饭吃,至于真正的饭,只吃一口口。“一口口”是我们的方言,意思是一口饭那么少。

“那你觉得下乡苦不苦呢?”有一天,我问她。

“苦么?……说不上。下乡能吃饱。”母亲思索了一下说。

林场伙食不错,知青们每天盼着包大包子。包子那天,大伙儿早饭就开始饿着了。像我母亲那样的小身板,一口气能吃二十个发面大包子。省下的饭票,买成窝窝头带回家给我姥姥。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多子女的人家吃饭还是个问题。母亲的下乡故事,很多就都和吃有关。

十八九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是有人要去地里偷东西吃。收花生的人把花生浸上石灰,以防腐烂,来年做种子用。对浸了灰的花生,还是有人照偷不误。慢慢有流言出来了,说这些花生撒了毒药,吃了的人会中毒身亡。知青里有一位郝秃子,眯眯眼,剃光头,下巴上长一颗瘡子,瘡子上有一撮黑毛。郝秃子人并不坏,就是长相耽误了他。这天,郝秃子牙龈上火,吃了一粒牛黄解毒片,于是又有流言出来了:“郝秃子偷吃花生,快不行了,要吃牛黄解毒片解毒哩。”流言传到带队队长那里,队长哭笑不得:“牛黄解毒片我还是知道的,这个毒不是那个毒!”

另一个和吃有关的故事有一点悲伤。林场隔壁是部队。有匹抗美援朝的战马光荣退役,部队将它送到林场寄养。知青都很爱它,经常去和它说话。后来,这匹马年龄太大,老死了。喂马人把马的尸体续到一口枯井里,埋了一个土坟。这事儿不知道怎么样被庄上的人知道了,有人便铤而走险,把马的尸体偷出来,吃了。这人很快被揪出,判了刑。母亲每次讲这个故事的评论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她说:“人真的饿急了,连埋在地下的马肉都吃。”有时候她又说:“怎么可以吃战马呢?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马,那是英雄啊。”还有一次她评论说:“那时候的人多纯洁,马死的时候我们都哭了!”

大概因为经历太过普通,母亲的知青点上没出



消暑听“周调”

钱 渊

“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这是评弹开篇《莺莺操琴》开头的两句唱词。夏日里,无论你是读着或者听着这样带有诗情画意的夏景文字,心情自然会凉快不少。

《莺莺操琴》是评弹开篇中的名作之一,流传甚广,历来来传唱的名家有很多,像“徐调”(徐云志先生)、“蒋调”(蒋月泉先生)等都灌有专门的唱片,各具特色。但此开篇若听“周调”(周玉泉先生)唱,却格外令人心静如水,感觉凉爽。

“周调”素以平稳飘逸、字正腔圆、韵味醇厚而著称。他弹拨的弦子也极具特色,音色稳健踏实,节奏感强烈,响弹响唱,前后呼应,自然大方。听周玉泉老先

佳宁何许人也?她是电台里的一名女主持。我一向热衷于听上海的音乐下午茶,近几个月,又偶然地接触到了一档音乐节目,听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岁月如歌》音乐节目,周三角频率。这栏目每周六、周日下午足足播5个小时,主持只有一个女生,她叫佳宁。我首先被她的声音条件所吸引。她的音色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美丽,加上又有一份中音的厚度,南方人讲究一个“糯”,她就有此韵味。外地广播台我不清楚,至少在本地,像她这样与众不同的音色找不到第二个,可惜。前辈女演员中我最欣赏和着迷的是李梓老师的音色,我发现佳宁的声音是可与李老师相媲美的。我注意到她们两位还都善于笑,笑得沁人心脾,极富感染力。李梓老师擅长拿下狂野角色的塑造,她配的《巴黎圣母院》和《叶塞尼娅》中的吉卜赛女郎,包括《音乐之声》中的修女玛丽亚都在配音艺术长廊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佳宁则在主持人岗位上以勤奋和聪颖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衡量一个主持人工作是否出类拔萃,恐怕最重要的还是让她的“作品”说话,那么就不妨去听一听她主持“岁月如歌”这档音乐节目吧,你必可领略它的种种妙处,这里先说一说我的感受。

佳宁应该并非学音乐专业出身,但我感觉,她却是一个内行。你看她音乐方面的知识面如此之广,尽情地带领着我们在音乐的海洋中遨游。我尤有兴趣听她的推荐和解读一些新老歌手,她的见解非常中肯、透彻,抓住歌手的特色来发挥,听来不但感人,而且很受启发。她在节目中传达出的正能量对听众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有一回说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走红的女歌手田震,真让我获益匪浅。我知道田震铜锤般的特色嗓子,欣赏她唱歌的特殊味道,至于她这个人便一无所知了,而这一点正是我渴望了解的。是佳宁深情的解说,让我获悉,原来田震是歌坛一位德艺双馨的人才。这个北京大妹子对歌坛丑恶现象,能拍案而起;她看淡名利,唯在乎追求纯粹的艺术;她对爱她如亲生母亲一样的姑姑,那贴心的孝敬令人感叹。我同时也在受着两种感动,一是深感动田震真值得歌坛的朋友们好好学习、看齐;二是主持人佳宁本身流露的那份饱满情绪。我不能不对这位来自江西又经传媒大学熏陶的“女汉子”增添更多的敬意。

我是从事棚里幕后配音的,深知佳宁的辛苦。想一想吧,一周两次需独立做一下午工作,一年就要主持96次,且已远不止一年,这是多大的工作量。我们在接受佳宁和她的同事们带给我们的生活快乐和艺术享受的时候,不能不由衷地谢谢他们一天又一天的努力。

我正在筹划搞某种与众不同的广播小说,合适的话,就邀请佳宁小师妹一起来合作,希望不要吃闭门羹哦?如果可以,我们电话联系一下?我已经为佳宁安排了角色,不知能否圆梦。

十月我应会去北京,期待届时相见。

来什么作家。林场里有个工人倒是特别爱写小说,还老让知青提意见。母亲阅读他的手稿,认为他写得乱七八糟,只好随意敷衍:“写得写好写得。”

“那他后来怎么样了?”我对这个文学青年的故事感到兴奋,追着问。

“后来?没怎么样。写不出头来,就出去打工了。”

我觉得有点遗憾。这就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母亲的知青岁月就是这么平淡,没有激情,也没有苦难。其时,知青运动接近尾声,她下乡的地方有要好的同学,有食物可以果腹,还可以拿着知青证去隔壁部队看电影,很有尊严感。没过两三年,政策改变,她就招工回城了。几十年间,城市不断扩张,从地图上看,石围子

生书,轻松惬意,无论是他的《文武香球》,还是他的《玉蜻蜓》,都是不急不躁、慢条斯理、娓娓道来,一点都没有让人感到紧张,或有肃杀之气。即使书中有“劫法场”“厅堂夺子”这样的紧张场面,他也是四平八稳、淡定怡静、冷峻诙谐,却能把一个个绿林好汉或者父子骨肉分离这样不同人物的

发现佳宁

童自荣

推荐和解读一些新老歌手,她的见解非常中肯、透彻,抓住歌手的特色来发挥,听来不但感人,而且很受启发。她在节目中传达出的正能量对听众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有一回说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走红的女歌手田震,真让我获益匪浅。我知道田震铜锤般的特色嗓子,欣赏她唱歌的特殊味道,至于她这个人便一无所知了,而这一点正是我渴望了解的。是佳宁深情的解说,让我获悉,原来田震是歌坛一位德艺双馨的人才。这个北京大妹子对歌坛丑恶现象,能拍案而起;她看淡名利,唯在乎追求纯粹的艺术;她对爱她如亲生母亲一样的姑姑,那贴心的孝敬令人感叹。我同时也在受着两种感动,一是深感动田震真值得歌坛的朋友们好好学习、看齐;二是主持人佳宁本身流露的那份饱满情绪。我不能不对这位来自江西又经传媒大学熏陶的“女汉子”增添更多的敬意。

王庄已被城区吞没,变成了一所学校。有一天,我在网上检索信息时偶然发现,我们家旁边的那片安置房小区,安置村庄名单里居然就包括石围子王,可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年,却从不知道。母亲和她下乡的地方,居然以这种方式再次相遇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她一时有些愕然,石围子王,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名词。从此,母亲的知青岁月和石围子王一起,彻底成为了历史。

鹤家乡

方忠麟 摄

夜色

夜色

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能体会到此时此刻书中情节的紧张程度。有人说听周玉泉的书,仿佛大热天走进了空调间,哪怕是性子再急的人,听了他的书,也能够让你原本烦躁的心情恬静下来。譬如《莺莺操琴》这只开篇的结尾几句: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果然夏景不寻常,就是夏日里调节自己心情的生动对照。我几乎天天都听这只“周调”开篇《莺莺操琴》,百听不厌。